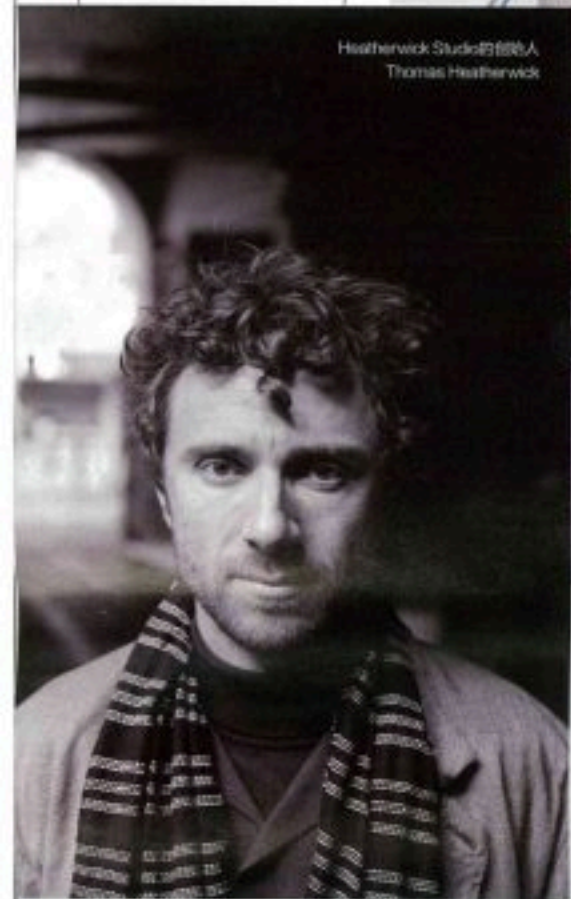


独家专访
THOMAS
HEATHERWICK

Heatherwick Studio的创始人
Thomas Heatherwick



Heatherwick接受了最新设计15辆双层巴士的订单，新巴士一直停放在伦敦，目前使用已超过了30年。不久之后，他将设计75000辆新巴士将再登上伦敦街头。



THOMAS HEATHERWICK

设计方式发明者

在伦敦国王十字 (King Cross)，一个直到不久前还被严重忽视的地区，有个独立的入口，难以想象它竟是通往英国设计界巨头的疆地。它就是Heatherwick Studio，一间巨大的工作室；设计团队正在努力工作，周围是各种建筑模型和材料样品的展示柜，上方玻璃柜里有一只松鼠标本，以射灯照亮的建筑图钉在墙上，几个小团队正围着图做深入讨论。这创意场景的中心人物是活力充沛的Thomas Heatherwick，曾被Terence Conran形容为“我们这个时代的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”的男人。但事实上，你很难把Thomas Heatherwick简单地归在某个类别。自成立Heatherwick Studio的18年来，他的设计实践已横跨建筑、雕塑、家具、工程和城市规划，贯穿其中的是对重新设计周围环境的审视。他经常被描述为古怪的发明家，甚至是设计界的狂人教授。然而，邀请我们参观其工作室的这名男子，却是有着专注精神、雄辩口才的战略思想家。

他高兴地告诉我们，他刚得知他在著名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首次个展，是该馆迄今最多人参观的付费展。身为对公共领域设计充满热情的设计师，这确是实至名归。看到职业生涯的果实浓缩在巨大的展厅中，你有什么感受？“仿佛整个人生都在我的面前闪烁。”Heatherwick笑道，“我们举行了开幕晚会，邀请了所有帮助过这间工作室的人，其中既有25年前教过我的讲师，也有与我们合作过的金属抛光师和工程师。他们协助工作室取得了今天的成就。与他们共聚一堂的时光，是我生命中最感动的一刻。”

Thomas Heatherwick从来没有这么忙碌！从2012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火炬，到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铺设的展览，再到75000字的新书出版。好难得可以见缝插针，我们独家专访了这位特立独行的英国设计大师，听他谈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回顾展、在中国的设计项目，以及如何让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主火炬成为世上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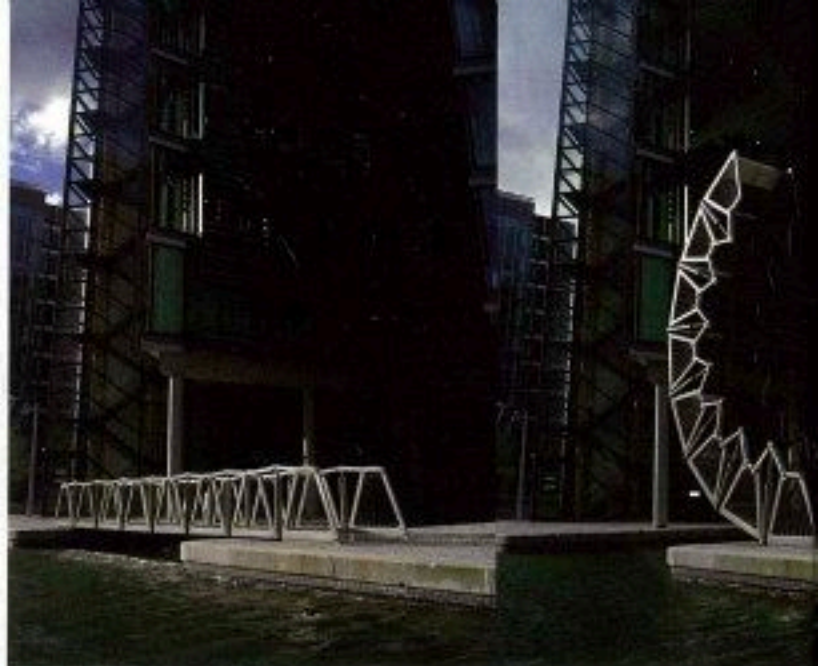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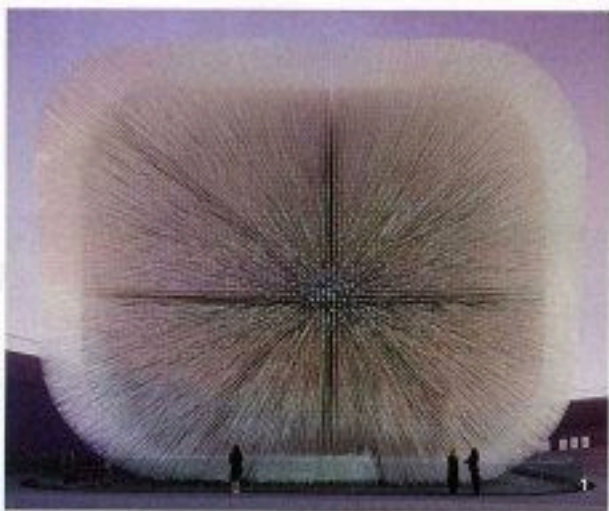
撰文_Zoey Goto 翻译_Shirley Tong 编辑_钟颖

本次展览让参观者可以深入设计师的心灵，体味他的前进动力：强烈的好奇心和实验精神。Heatherwick认为成长经历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“在某种程度上我身为设计师的工作，还有我们的建筑工作，都直接延伸自我五岁时的活动。”他在伦敦Wood Green区一间不规则的大宅子里长大。年轻时他就利用大宅的空间，改造成一间工作室。“我见过一个做吊床的人，于是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做渔网，并把它挂在墙上。我一直在做各种东西，我感兴趣的是隐藏在物件背后的创意。”Heatherwick来自创意家族：母亲是宝石匠，在家里有个作坊；祖母建立了纺织品设计工作室，为高街连锁集团Marks & Spencer服务。Heatherwick形容祖母是：“一个非常专注、坚定的女士。她为追求创意而奉献自我，这股力量传递了整个家。她有很大的影响力，对美也很感兴趣，她还认为现在已没有人认真地探讨美了。我发现她是对的。现在我尽力用设计平衡建筑环境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，处理好对我们有意义和有美感的事物。”

其后，Heatherwick进入曼彻斯特理工学院，修

读三维设计。他是那门课程的学生里第一个准备好大干一场的人，准备亲手做出一栋建筑物当作毕业设计。这是他事业的重要里程碑。由此Heatherwick认识到，理解材料不仅是承包商的领域，更是设计师必不可少的环节。在Heatherwick眼中，任务似乎没有大小之分，在他设计的厕所门铰链一旁，就展示了B of the Bang的模型，后者本是英国最大的公共雕塑，可惜因存在结构问题而被拆除了。同场展出的还有他为法国奢侈品牌Longchamp设计的手袋，完全用一条长拉链做成。他构思的东滩咖啡馆 (East Beach Café) 取代了冰淇淋售货亭，利用弧形钢轨在沙滩上造出形似砂石的未来派建筑。这座咖啡馆很快成为了海滨城市利特尔的地标，振兴了当地的旅游产业。2004年，Heatherwick Studio获委托为伦敦运河设计一座步行桥。他们想出的是弯曲桥 (Rolling Bridge)：桥身平时与一般步行桥无异，船舶通过时桥身就向两边弯曲成球形，之后再回复原状。这设计出色地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，经常有人站在一旁观看这卓越工程活动的一幕，为之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1. Heatherwick设计的上海世博会英国馆——“种子圣殿”，该建筑被评为历届世博会展馆第一名
2. 2004年，Heatherwick Studio获委托为伦敦运河设计一座可伸缩步行桥
3. Heatherwick在亚洲的第一个著名项目是中国香港太古广场的翻新工程。他采用白色波浪状钢板打造了一间天花板如云彩的餐厅



最近，他还承接了重新设计伦敦红巴士的任务，务求让它变得更大、更美观舒适。红巴士一直是伦敦的标志，旧设计已沿用了50年。不久之后，由他设计的600台新巴士就将驶上伦敦街头。

然而，最吸引参观者的似乎是他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设计的主火炬。主火炬由204个磨光铜花瓣组成，每个代表一支参赛队伍。开幕式上，主火炬在体育场中央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活动雕塑，在视觉上象征希望与和平。主火炬是在工作室里以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设计的。“谁都不许告诉母亲或朋友。工作室里人人都要另行签订一份保密协议，目的不是订立契约本身，而是要再次提醒大家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”他大声地说，“保密当然很重要，但它也是终极的煽动行为，保守秘密吸引了每个人的兴趣。听到有秘密时，大家眼里总是闪过一丝兴奋。现在，我得找新秘密了。”他笑着说。彩排也在严格的条件下进行，有时甚至在午夜3点，以免有飞机经过体育场上空，“一万名志愿者和表演者也在体育场里练习，所以我们得等他们都回家去了，才能开始测试和完善工作。那时体育场里只剩下10个人左右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就像夜里一个人待在博物馆，其实我还真有过几次这样的体验呢。寥寥10人，却置身于为容纳八万人而设计的场地中，寂静中充满了魔力。把主火炬藏在体育场舞台底下，而不是架空吊起，这是保守设计秘密的关键。人人都以为它在屋顶上。甚至在彩排时，我们也让孩子提着水桶而不是花瓣，似乎谁也没发现其中的奥妙，人人都在向屋顶张望呢！”约有10亿人在电视上观看了开幕式。Heatherwick承认尽管自己不乏公共领域设计经验，但这数字还是庞大得让人心生畏惧。“其实我心理上有点抗拒奥运主火炬这样的设计规模。我只能鼓起勇气，为了做好这项工作，也为了不被它吓倒。”他说。

Heatherwick在亚洲的第一个著名项目是中国香港太古广场的翻新工程。这间购物娱乐商场最初建于20世纪80年代，位于香港岛金钟地铁站上盖。Heatherwick安装了平天窗来保证自然采光，采用白色波浪状钢板打造了一间天花板如云彩的餐厅，还在广场各处大量运用弯曲木材和波浪形石头。整体效果干净利落，组织分明，并给予到访人士更多便利。更让人吃惊的是，他们竟可在不影响商场正常营业的情况下同时完成改建任务。

完成太古广场项目的几年后，Heatherwick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胜利，夺得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



馆的设计权。这届世博会共吸引了超过7000万游客，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示其文化、科技和成就。英国政府给Heatherwick Studio的预算只有其他西方大国一半，要求却非常严苛：必须在所有展馆的投票中取得前五名。面对挑战，Heatherwick想出了“种子圣殿”，这座规模有限的建筑有六万根透明亚克力杆向外伸展，每根尖端嵌着一枚种子，亚克力杆像小草一样随风起舞，仿佛是有有机生命体，为它赢来了“毛绒绒建筑”的称号。Heatherwick决心让英国的形象，超越圆顶礼帽、伦敦塔守卫和白金汉宫。“我们意识到自己身负重任，英国馆的设计不能无休止地重提英国值得保护的过去。这是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的刻板印象，它当然也有极大优点，毕竟我们有那么多值得保护的历史。但我们必须平衡好历史与新的文化遗产。我们尝试表现大家没预料到的英国的另一面，尽管预算很紧。但我们在投票中获评为世博会展馆第一名。我想这是因为我们让设计脱颖而出，抓住人们的想象力，拉近他们的距离。”上海世博会标志着Heatherwick在亚洲知名度的极大提升，许多有影响力的城市市长和房地产开发商都找上了他。

Heatherwick对世界各地当代建筑的划一风格持警惕态度，担心它们会导致城市同质化，失去其国民身份的认同。“年轻时我听说旅游可以开阔心胸，但现在我来的地方常常给我这样的感觉：20年前的它很可能更有意思。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重大危险因素，伴随着信息、技术、工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，所谓的最优做法被世界各地普遍采用，到处是似曾相识的东西。在建筑项目里，我的角色就是投入热情为具体地点创造专属解决方案，而不是把别处的设计拿来重复一遍。我不想重复类似的风格。”在他眼里，中国最近的建筑项目在哪些方面是成功的？“在中国，一些现有建筑物的重新利用方案很有意思。例如旧的工业厂房不是推倒重建，但也不是过分尊重。他们大胆地使之现代化，对现有建筑进行干预：架上新的水泥楼梯，造起新的屋顶，但同时保持一定的原有特色。这样就保住了只有时间才能给予的深厚感情。无论新设计有多惊人，全新的建筑很难有深邃的精神。在中国，有的翻新工程是如此大胆，让我相信英国是绝对不会有勇气那样做的。有时我们对老建筑是尊重过头了，以为对待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外加个玻璃盒子